



醫士道



紹興醫藥學報社刊行

醫士道

紹興裘吉生輯



醫士道序

醫道之墮其殺人無形中於無學問者尚勉中於無道德者實甚
 大半何者得三世金匱之秘而一以機械應之其活人亦罕而况
 工機械者其志必不遠其神必不掣多未能探三世之旨發金匱
 之蘊耶若膚受未習於三世金匱未經夢見而純以機械售世者
 其殺人夥頭更無論也縣匠家裘子吉生尚學問而崇道德者也
 憂匠道之日墮大傷人類特招撫中西古今人之嘉言類百十則
 而聚為一編命曰匠士道問言於余繙閱大槩問學道德時時問
 出就中以扶氏之言最為警痛其能窮種之庸劣之相者固節菴
 氏也推之立神正夫氏哀魂氏亦無不大聲疾呼作当头棒裴一



中徐涸溪則又以哭言婉應，冀發愚而惺頑者也。說者謂臣士道
 衰，半由牟利。然果能以人之生命為己之生命，不以草之一紙而
 率應，有與人骨肉之心，虽祿千鐘而不為過。所愛者牟利計深，活
 人術淺，而又以種之機械之毒，影响人群，其不使芸之病夫困死
 於厲診焉，幾希。南昌喻子之申法律也，懷之數十條，皆足為無道
 德學問者砭。裴子更能觀列名說，而引伸之，則起衰之願力闢而
 救生之志，慮焉矣。記二十年前，曾寄臣士陳子勉亭一律，結句云
 臣非小道，寄生死。恕字終身，大可行。臣若能時之，從恕字上心解
 力行，則推己及人，道德旁洽，問學濟之，救人自少，庶不負裴子是
 編之善衷云。民國五年丙辰十一月古越黃壽宸圃人識。

醫士道叙

慨自矜蓋之習，怙終之念，以詭之之聲音顏色，中於人而悅便，佞憎骨鯁，成為風俗。明哲保身之士，見机而作，閉口塞兌，惟恐弗至，時令所趨，如伏波之戒兒子，識人短長，引為深惡，而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遂為慶元並居危邦之言至矣。雖然，鄭風之什有之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史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听，冥冥之中，誠有見焉。蒙昔振旅，樹之風声，而集思廣益，不矜己出，俾聞之者足戒，而言之者無罪，納約自牖，意味無窮，傷寒論之自叙，痛斥凡匠，而孫處士之著千金，

摘抉查微，不留餘地，家經戶誦，永矢勿諼，其昭駿也。
 不啻再惟是，昔之推顏氏，收世道之交喪，抑邪與正，作家
 訓二十篇，紫陽因之，小學一書，法語英言，羅列殆盡，
 而前清陳文恭公之撫吳會，所治之縣，采前修之名論，縷
 析條分，名之曰五種遺規，以教吏民，厥後福州梁公，予
 偃歸田，亦集古格言十二卷，前輝後映，淑身淑世之術，
 囊括靡遺，天下後世，舉尊之信之誦之佩之，未聞有惡直
 醜正，師桀犬吠堯之故智，反唇相稽，起而義之者，獨惜
 為小九叙，功虧一簣，匡士一道，渺未議及，掩卷深思，
 豈真為曲逆之所謂有古者歟。而以當時之俗尚未靡，切

厥觀之徒，咸知自愛，盡心力而為之者衆也，然而一物
 不知，儒者之恥，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以昌黎之才之學
 ，猶曰不通，此不能為大賢君子，伊川程氏曰，親病在床
 ，妻之庸臣，謂之不孝不慈，老成卓識，振古如茲，由是
 觀之，職一時生死之柄，而受人身命之託，應如何深造有
 得，品學兼優，而可輕忘肆志，率爾操觚，如兒童之用逐
 ，賀之然欺世而盜名乎，前代良工，其可徵矣。昌黎黃氏
 ，江右喻氏，及徇溪慎修之徒，居今世，行古道，游藝之
 暇，諄諄然以澡身浴德，養事利器，及及門諸弟，惜餘力
 而及，語焉未詳，觸類引伸，固將有待，吾越區風，素甲

他郡，歷年已久，姑置勿論，耳目所經，如趙晴初陳勉亭

諸鉅公，其人雖往，而澤猶存，點靈之輩，倖有奉其平

之一言一字，而終身誦之獲益匪淺焉，然若光片羽，未

全體，是惟裴君吉生，淵源所漸，引歷代名臣之學為己學

，而至誠惻怛，起衰振弱，又以諸先正之心為己心，日積

月累，爰成一書，以匡士道，付之梓人，以公同好，蓋以

詔必生小子之從事於斯者，按裴君與余相知雖晚，而戊申

初吉，創本巨報，誠意費腐，已見其志，乙卯夏五，登高

自卑，益擴而張之，鉤深致遠，大放厥詞，今又有此書之

博

作，旁搜採，上自漢魏，遠逮他邦，名言絡繹，千古一堂

凡為學之要，涉世之宜，決疑辨惑之端，扶危定傾之紀。
 若綱在綱，采然畢備，而又出語平易，意氣動懇，吾
 乎，非吾党之士乎。一誦其言，如幽蘭之撲鼻，而醇醴之
 入口，油然藹然，莫之或忤，其感人之深蓋而此乎。我思
 古人念台劉子之成學言也，傳之後世，搢紳先生，誦誦弗
 替，而汪氏龍莊之遺佐治學治二書，脫稿正幾，有垣大吏
 ，至為之捐資刊布之，無他，理義之悅人心，猶魯秦之悅
 和口，無有大小，其義一也。而衡情酌理，臣事之重，笑無
 以減此二書，今求衣君之撰是書，既汲汲焉以程先民惠後學
 為己任，所謂出言之善，千里應之，其信今傳後，有加無

醫士道叙

已、為彼泉流，已可於涓滴時卜之矣。若夫一時紙貴、遍
 地風行，似係習俗之譏詞，非君子信以立言之道，余不
 未敢涉此以誣表君，表君素伉儷，諒亦少以余言為笑道
 。丙辰初冬後學王以鈞序於鑑湖舟次。

嗚呼，我神州士庶，其道德之墮落，至今日將達極矣矣。

而尤以臣士為最甚，此岐黃遺緒所以不絕如縷也。難言之矣。

曰中國醫學、開化最早，漢唐以降，代有名賢，至於迄今

後起之秀尤眾，子獨曰岐黃遺緒不絕如縷，是何輕量天

下士，而蔑視今日之良臣耶。余曰唯之否之，不然，夫不

為良相，必為良臣，斯言也。子亦聆之熟矣，試問相
 治天下，恃其道乎，抑恃其才乎，子必曰恃其道，才其
 馬者也。相若是，臣何獨不若是，吾今與子熟察乎今日所
 謂良臣者，其學術若何，姑不深論，然其心術何若是之陰
 狠而巧詐也。其診室所競之條列者，豈非診金之數目，輿
 馬之費用，時刻道里之規定，大書特書，不敢憚煩，病者
 僂偻乞刀圭以救其痛苦，其望於臣士者甚厚，而臣士左手
 按脈，右手寫方，揮灑如風雨，寫就給病者，而臣士之天
 職盡矣。其效否不一聞也。再問之而煩，三問之而怒矣。
 往之鄉僻居民偶患重症，延請良臣，急如星火，而臣士方

徵逐於遊戲場中，酒食歌舞，未能即至，以致喪失其性命
 者，而數之觀矣。嗚呼，是非夙稱良臣者乎。而道德之
 度，乃至如此，尚足為芸生所託命乎。吾友裘子吉生，道
 德之士也，而最喜研究臣學，以為濟世利人之妙用，吾越
 人士近數年來，不致有矢札之患矣，裘子之力也。其論臣
 宗旨，一以道德為根本上之救法，痛時臣之陰狠而鄙詐也
 ，特輯臣士道一書，羅列古今中外名人之議論，豈以培養
 臣士之道德者，搜採無遺，以為茫茫塵海中一渡津筏，我
 神州自有此書，則懸壺之士務皆以濟物利人為天職，而一
 反其陰狠鄙詐之舊習，從此四萬之人民，熙熙焉登春臺

誰謂我神士庶，其道德有一落千丈之憂哉，裴子此書，

其功當不在金匱玉函之下，故於其書之成也，樂泚筆而

之序。民國五年季冬漢黎張月樓序。

醫士道序

余與裴君同社友，以神交負知己，以同學相切劘，二載有

茲矣，裴君虛懷好學，宅心仁厚，尤肆力於醫，主持報務

，熱心公益，凡有裨益人，可法後學者，提倡之不遺餘力

，公餘之暇，又手輯醫士道一書，類皆採取古今名臣，有

關世道之文，以最後學而勵末俗，今初集已刊談行世，索

余為之序，余曰，道者路也，人人所當由之路也，夫子所

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奚独匠士有道哉，惟是
 時多傲素，俗尚奢靡，平等自由之說興，視相爭相殺為
 然之理，於是人命有如草芥，遂致違道日遠，有心者，未
 嘗不痛哭而流涕者也。泰西匠士，見吾國道德淪喪之際，
 以保護商人，研究衛生為名，遂得乘虛而入，以行其道，
 匠風於是為之一轉，而默察吾中匠之行素，就道德上殊少
 完善，誠不能免乎此議，而紳商學士，尤競尚西匠，於是
 中匠之人格日卑，而中匠之學問益劣矣。古之匠者，有君
 相為之提倡，周禮一書，詳載言之矣，降至今日，率皆讀
 書不就，藉以糊口計者為之，卒不知道為何物，惟炫耀浮

夸，售世歛錢而已。至於居為仁術，貧苦者宜卹之，則其
 心安，乖氣者宜和之，則其心怡，冤抑者宜解之，則其
 平。同道者無毀謗，則窺然可親，病不治者宜明告，則雖
 死無怨，此等匠道，更無人道及者也。宜求君為之惻然悲
 隱而憂也。而匠士道一書，不禁油然而輯也。有道之士
 宜愛之如珍寶，購之如不及，遂使洛陽重紙價矣。雖然
 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饒其^在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彼習匠之士，孰不自命為君子者乎。特為學之時，
 未可遽以求祿為心，緣之利心宜淡，而道心自尊，利心一
 淡，則道心遂之，道之以利，猶雲之遮日也。人之良知平

善，特一時汨沒耳。一旦道心發現，無論其病之有效与否，
 而其愷悌慈祥之心，充溢於精神耳目之際，自必先意
 造化，而得效於病悖，余謹陋無文，虽日以此心為心，而
 如言不足於行世，智不足於他人，今表君先獲吾心，著書
 行世，其功豈淺鮮哉，異日匡風迓正，仁道常存，黃農阮
 鵲之盛，安知不復見於今日，而何必斷之以西區為高也。
 因之益望風懷想，思一覩丰采，以快平生，聊書數語，為
 異日相見之瑣賈，未知表君其許和否，非敢為序云，時在民
 國五年歲次丙辰十月十三日常熟張謇汝儔書於壽石居。

醫士道序

昔范文正公有言，不為良相，當為良臣。以臣士與宰相
稱，可見其關係之大，品望之尊，責任之重矣。誠以臣家
診治一方，雖不比宰相事功之大，要其關於人民之生命，
則亦殊途同歸，故臣之為業，不獨以問宜難，而亦須有醇
厚之道德以濟之也。亦猶為宰相，不獨須有經世之才，而
亦須有寬宏之量，仁厚之懷，始足以遺大投鉅，而措國家
於磐石之安也。雖然，天下關係愈大，品望愈尊，則其培
植而長養之也亦愈難，伊古以來，為臣者奚啻千百萬人，
而今日知其名者，一代中不過數人至數十人而已耳。豈非

